

陽春記憶

我很健忘，健忘到只記得當時的陽春記憶。

「頭家，一碗陽春麵，湯欸，一份臭豆腐，在這裡吃！」阿公的口吻竟然從我嘴裡說出，挑了最熟悉的座位，望著鐵捲門外的一片荒蕪，不禁讓我想起了小時候。

金旺 90 的機車前座是我五歲時的專屬特權，阿公特別加裝了小朋友專用座椅，「走，我帶你去街上。」稚嫩小手緊緊抓住後照鏡，他即將帶我展開一場遠行。「頭家，一碗陽春麵，湯欸，一份臭豆腐，在這裡吃！」點餐完，阿公拉著我找座位。這是一間裝潢很陽春的鐵皮屋麵店，外觀看上去並不吸睛，是外地人不會知道、當地人才會有的口袋名單，因為內行人都知道這是鎮上「俗」又大碗的陽春麵，一碗三十，一份臭豆腐三十。店內的擺設也很簡單，幾張大圓桌、小鐵椅，客人多半是中老年人。

「來，你點的湯麵。」阿公又跟老闆多要了一個小碗，開心地跟老闆說：「我要夾給我孫仔吃的啦。」他先夾出幾口白麵，再依序將白菜、木耳、肉絲、熱湯裝進我的小碗，「多吃才會長大。」他笑著對我說，一小碗滿滿的陽春麵就放到了我的面前，接著阿公在自己的麵裡加進了富山牌辣椒醬，「這樣吃才對味。」說完，他也在我的小碗中加了一小匙，我笨拙地把麵跟辣椒醬攪拌在一起，對於還不會吃辣的我而言，這是一場痛苦的考驗，邊吃邊擦著鼻頭不斷流下的鼻水，常常需要停下來等待辣味淡去才能接下一口。

有菜、有肉、富山牌辣椒醬、一碗三十，是我第一次吃陽春麵的記憶。

圓桌上，阿公向我娓娓道來屬於他的陽春記憶。據說農曆的十月被稱為小陽春，而十月依舊是溫暖的，久而久之陽春就蘊含「十」與溫暖之意。在陽春麵剛上市時一碗十分錢，到了阿公小時候，陽春麵已漲到一碗十元，當時的陽春麵就只有單純的白麵與清湯，再撒上一把蔥花，是一碗真的陽春的陽春麵，倒是瓶瓶罐罐的調味料可以自行選擇加多少，阿公說他從以前開始就喜歡加辣，這樣陽春麵才不會「少一味」。

白麵、清湯與蔥花，一碗十元，是阿公對陽春麵的童年記憶。

吃飽後，阿公總覺得疼孫女的心還未了，我一樣坐在金旺 90 的機車前座，他載著我到一間傳統雜貨店買了一箱鋁箔包裝的「生活泡沫綠茶」，前座是我，後座則是一箱綠茶，路途中，他拆下一罐綠茶讓我邊喝飲料邊兜風，下一站則是小朋友玩具店，他帶我去店裡挑選喜歡的洋娃娃，準備與我作伴。

回到家後，我開始模仿起麵攤老闆，先用白紙剪成一條又一條的模擬白麵，再用不同顏色的色紙做成其他配料，當阿公走進房屋內時，我就會大喊：「客人，要吃什麼？」阿公會配合地點一碗陽春湯麵，當我把麵送上他面前時，他就將我的洋娃娃拿出來，請我再多拿一個小碗給他，跟我說道：「她也要吃，這樣才會長大！」這些都塵封成了我的兒時記憶。

到台北讀書後，同學們聚會都喜歡挑火鍋店、義大利麵館、韓式料理店，相比於這類看似高級的簡餐系列，想吃小吃館的我顯得像是「庄腳俗」，也不敢發聲提議，深怕自己來自鄉下的身分與這座城市的繁華格格不入，只好假裝自己跟大家一樣對麵攤興致缺缺。但同學們愛光顧的餐館，除了價格對我而言不夠友善外，吃的那每一餐都僅是生理上的飽足，只有自己心裡才清楚，能在用餐時間帶給我精神救贖的永遠只有那便宜大碗又有料的陽春麵。

某次太過想家，課後便獨自晃到一間麵食小吃館，不必理會旁人眼光，卸下心防的我對麵食館充滿寄望，寄望它撫慰我遊子身處異鄉的煩悶。我想都沒想就在菜單上劃記大碗陽春麵，看到它的價格標示「40元」，我皺著眉，但我依舊滿懷期待地想著：等等送來的會是一碗有肉絲、榨菜、小白菜，滿足我思鄉情懷的陽春麵吧？

不久，老闆娘端上一碗熱騰騰的陽春麵，不斷升起的熱氣中，映入眼簾的卻僅有白麵、湯與一塊小小的蘿蔔，緩緩地喝了一口湯，平淡的味道讓我甚是孤單，眼前是一碗真的「陽春」的陽春麵，就像阿公的童年記憶一樣。我思鄉的想像瞬間幻滅，心底還是忍不住拿著我記憶中的那碗陽春麵和它逐一比較，店內唯一可以媲美記憶中麵攤的僅剩下桌旁的「富山辣椒醬」，只有它勉強與記憶中的味道響起共鳴，我加了一匙又一匙，希望掩蓋眼下這碗陽春麵的不完美，湯已被調成粉紅色，卻從來沒有讓我感覺到一絲慰藉，發現自己的記憶已容不進其他碗陽春麵，或許是都市的陽春麵太過單調無味，無味到令我難以感受十月的溫暖、陽春的記憶。

只有白麵與熱湯，一碗四十，是我獨自北漂對陽春麵的記憶。熱湯後的空虛才讓我意識到：這次，我真的離開了，離開那陽春又純樸的家鄉。

學期終於結束，我返回家鄉，獨自騎著 VJR 機車到鎮上，「頭家，一碗陽春麵，湯欸，一份臭豆腐，在這裡吃！」內用的人變多、外帶則是大排長龍，記憶中的麵攤不再是當地人的口袋名單而已，還被其他地方的觀光客入侵，路過排隊隊伍時，聽見有客人說：「都市怎麼可能有這麼划算的陽春麵。」我的心中感到

些微的不悅，也許是因為那份陽春記憶不再獨屬於五歲的我與六十七歲的阿公。

店內，一樣是大圓桌與鐵椅，我挑了最熟悉的座位，看著桌上富山牌的辣椒醬，想起那些陽春麵後有生活泡沫綠茶的日子。老舊招牌上的 30 元被鮮豔的新貼紙蓋過，已過了一碗陽春麵只要三十的年代，現在一碗三五。我加了一匙辣椒醬，任憑湯麵的熱氣往我臉上轟，寒冷的冬天中，這份溫暖總算讓我獲得朝思暮想的撫慰，肉絲、木耳、白菜、白麵，是熟悉的配料，豬油香氣也和記憶中一模一樣，它並不平淡，姍姍來遲的是那盤臭豆腐，待它上桌，終於完整了我的陽春記憶。

吃著陽春麵配臭豆腐的我記不得阿公的臉，但記得那時他會向老闆多要一個小碗，裝入他的陽春麵給我，老闆送上小碗，他還會笑瞇瞇地說：「這是要給我孫仔吃的啦！」現在的我才頓悟到：一碗陽春麵的份量再分食給別人絕對會吃不飽。

吃完後，我已分不清鼻頭流出的是被辣椒醬與熱湯刺激才流出的鼻水，抑或是那份模糊卻又清晰的想念。我心滿意足地走出麵攤，「哼！這才是真的陽春麵店，俗又大碗才對味。」我不屑卻也感慨地呢喃。像回到小時候一樣，我騎到超商買了一瓶鋁箔包裝的泡沫綠茶，一邊喝著，一邊想著童年的陽春記憶，羨慕有阿公載的她，懷念一碗 30 的陽春年代，原來，這是長大回家的感覺。

有菜、有肉、一碗三五，自己騎著機車，重返後又再次離開，是我長大後的陽春記憶。走在家鄉熟悉的街，我想，陽春並非便宜而是溫暖之意。

我心胸狹隘，狹隘到只能記得童年那碗陽春湯麵。十月的風和日麗，童年隨風徐徐吹來又去，繁榮的都市中，何處得以陽春。